



寂寞梧桐锁清秋

□周培松

我一遍又一遍地走过这棵梧桐。落尽繁叶，风骨自存。一株老梧桐静立于沉静的冬日。

斑驳的灰褐与苍白，记录着岁岁枯荣的痕迹。枯瘦的枝桠向四面伸展，无一片绿叶，却自带疏朗的风骨，默默地积蓄着春日抽芽的力量。

铅灰色的天幕之下，一幅浓墨泼就的抽象画，以最简洁的线条，肆意铺展着岁月的苍茫。

一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古诗词里，风吹桐叶、雨滴梧桐，肃杀凄清，皆是梧桐愁情思绪、孤独寂寥的意境。

这株梧桐略有差别。自它在某个春日破土抽芽起，便成了小镇独一无二的风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带着经年浅褐的树皮，裂开细细的缝隙，一片两片的新叶，在这缝隙里怯生生地探出头，遮掩着枝桠间几个毛茸茸的小球，等风来，便将漫天绒毛，吹遍小镇的每一个角落。

小镇长大的孩子们，大抵都记得半个世纪前的那些个盛夏。当梧桐的枝桠蛮横地越过院墙，将泼墨般的浓荫，倾泻在半条街上，那个简陋的糖水铺子，便会准时支在树荫下，加上三五把竹椅，随意散落，经年累月，从未缺席过夏日的蝉鸣。

坐在竹椅上的，大体是住在院子里的医生，或者河对岸梁园中学上了年纪的老师。一般来说，他们只是坐在那里闲聊，或者说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话，或者分成两个队伍，摆上车马炮较量一番。我其实很为摆摊的老板有些不平，明明他们从来不会掏出五分钱买上一碗香甜的糖水，却偏偏占了座位，害得我们这些真正的食客，只能捧着碗站在一旁，眼巴巴地看着棋盘上的风云变幻。

于是，在下一个暑假，我用象棋，让原本分属两个阵营的老师们和医生们，最终联合到了一起，只为谁能享有树荫，以及坐在竹椅上享受一份糖水的权利。

那段肆意奔跑的童年，那个在棋盘上横冲直撞的暑假，最终没能成为自己的路。这与天赋无关，与努力无关。小镇上的孩子们，只负责快乐地奔跑，以及寻找让他们可以快乐奔跑的理由。

后来，小伙伴们渐渐有了新的乐子，唯独我的少年时光，像被一根无形的丝线系着，固执地停留在这片梧桐荫下，迟迟不肯离去。

二

后来的日子，我们的味蕾变得日渐刁钻，简易的自制糖水，终究褪去了往日的魔力。那个守了无数个夏天的糖水摊，也顺理成章地被色彩缤纷的冰棒箱取代，花花绿绿的包装纸，在阳光下晃得人睁不开眼。

被取代的当然还有很多，只是最初的我们不自知而已。对于棋盘以外的世事变迁，我的反应总显得异常迟钝。迟钝得察觉不到蝉鸣里的细微变化，迟钝得看不见树荫下悄然退场的身影。

没有玩伴的那些个夏天，蝉声聒噪、阳光炽烈；无处可去、无人对弈。生性原本顽劣的我，只好将大把的时间交付给新结识的李煜和辛弃疾们，在“春花秋月何时了”的咏叹里顾影自怜。

三

经年流转，我也终将漂泊异乡。

只是，当所有关于小镇的痕迹被岁月冲刷得模糊不清时，唯有一棵梧桐，固执地生长于记忆的深处，日久弥新。

再归来，小镇早已不是旧时模样。

青石板路已经完全被沥青和水泥覆盖，高高低低的院墙被高楼洋房取代。甚至，所有被小镇人敬重的老师们、医生们，都已经远离了这里。

所有鲜活的背景音都已消散殆尽。

梧桐树下，那片曾经喧闹的地段，异常安静。安静得能听见风穿过枯枝的呜咽，能听见脚步落在地面的回响。像一个被遗弃的舞台，演员散场、布景残破，只剩下一个沉默的主角，耗尽所有生机，以静默记录、见证、固守着褪色的剧本。

南唐后主的一“锁”，从千年前的清秋，贯穿了整个时代的喧嚣以及无数人温情的童年，还有，再也无法触碰的旧日温度。

朔风如刀，卷起遍地碎雪。

我的梧桐，已是一位褪去华服、素面朝天的老者，有衰朽，还有时光沉淀的智慧与尊严。

梧桐无言，深院何在？

一株梧桐，立于深冬，岂止悲秋。

黄精印象

□王安民

说起黄精，印象还是清晰可循。时光拉回到20多年前，那是在2004年11月份，我参与了中央电视台CCTV—《走进九华山》摄制组的临时性工作。根据摄制组的计划，第一集就要有当地药农现场寻找九华山野生黄精的镜头，于是我们抽调到摄制组的八位“土专家”们七嘴八舌，最终聚焦到山上一位小有名气的老药农身上。这位被摄制组邀请到的老药农名叫王教本，70多岁的他，提到黄精如数家珍。

带着工具，我们一起上山去寻找野生黄精的踪迹。寻找的过程并不容易，老药农说，黄精对生长环境十分注重，最喜欢在半荫半阳的地方，但这些地方也是山上各种蛇类等其它爬行动物喜欢的栖息地之一，因此采挖时也有一定的风险。听了老药农的一番话，我们在树林中，除了几分警觉外还对老药农投上敬意的目光。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终于在

青山绿水间寻找到几棵野生

黄精，大家喜出望外，所有

C位均留给摄影师。透

过现场镜头，只见老

药农小心翼翼地挖出一棵黄精，

他上下打量着黄精说，看黄精的

年龄是有门道的，黄精上有几个

圆圆的结疤，就说明它是生长

了几年的，一般野生的黄精结疤越多，

它的营养和功效越佳。经过大半天的努力，

专门选了一棵最大的9年

黄精作为满意的宣传品。

说实话，第一次看到野生黄精

时，也许它是从小到大全靠

在自然界中顽强生长的因素，

确实其貌不扬，甚至还有

的长相用“歪瓜裂枣”来形容

一点也不过分。刚出土的黄精

满生长着长短不一的须须，

虽体型偏瘦，矜持中略显野性

之本，但它实用价值令人折服，

这也让我对黄精有了新的印象。

经常上山，能有机会细细观察到

野生黄精的生长特点，每年的

5月至6月开花，叶片呈细竹

叶状，3—9片轮生，花朵绿

白色，果肉呈不规则的球形，

未成熟时呈墨绿色。9月至10

月开始成熟，呈紫黑色。由于

黄精的地下根茎横走，呈结节

状膨大，茎块为圆形，类似于

鸡头状，所以也有当地百姓习

惯称为“鸡头黄精”“老虎姜”

“节节高”等。

中医界普遍认为，黄精具有性

味甘平，入肺、肾经，有补脾

润肺、益气养阴的功效。可以

治疗身体倦乏力、肺虚燥咳、

精血不足、内热消渴等功效，

是补气养阴的理想佳品。

据《九华山志》记载，唐朝开

元年间，

金乔觉来九华山开辟佛教道场，平日用一种神秘的野果为食，即野生黄精，真身至今不腐。而早些年有九华后山双溪寺大兴和尚久食黄精的嗜好，享年九十岁，肉身亦不腐，令人称奇。此外，在我国医学典籍《神仙芝草经》及《本草纲目》中也有记载：“黄精宽中益气，使五脏调良，肌肉充盛，骨髓坚强，多年不老……。”受九华山及周边特定的地理位置及气候影响而生的黄精，品质颇佳。久而久之民间俗称：“北有长白山人参，南有九华黄精”。

由于在景区工作，就是有口福，用黄精制成的什么黄精蜜饯、黄精糕、黄精茶、黄精酒等五花八门的品种我都吃过、喝过，甚至还专门品尝过规格较高的“黄精宴”。此外，每年都会帮各地朋友邮寄各类黄精系列产品，这些黄精制品逐步成为地方特色新名片。可见黄精在皖南池州(青阳、九华山)一带逐步成为具有



代表性的主打生态特色佳品。

随着黄精的药用价值和养生功效越来越被看重，且市场潜力较大，其身价颇为受宠。多年以来，在皖南山区一些县(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积极组织相关专业部门，充分利用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发展林下种植黄精日趋红火。在黄精文化及资源等诸多领域不断深度挖掘与融合，既保护有限耕地资源，又提升山林管护质量与效益的提升。种植黄精为振兴乡村经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黄精生态系列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各类产业规模星罗棋布，竞相绽放，成为地方助农经济的佼佼者和香饽饽，进一步凸显山区高效经济作物在山林间的规模化布局，让产业发挥最大效能。

目前，九华山周边地区在黄精产供销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辐射半径迅速扩大，靠着黄精发“黄金财”已从梦想变为现实。

冬日乡村婚事

□周星云

乡间冬日的闲，不是空荡荡的寂寂。这闲里总酝酿着一团热腾腾的喜气。

一年的劳作放下了，仓里有余粮，手头有余暇，关乎婚嫁娶的大事，便大多选在这时节操办。冻得硬邦邦的泥土路上，静得只听见风声的村庄里，会因一桩喜事忽地沸腾起来。

我们这里的习俗，结婚是顶天的大事，要热热闹闹闹宾三日。记得小时候的乡下，家家境况窘迫，可人情是厚的。一家有喜，便是全生产队的大事。桌椅、板凳、煤炉、锅灶，是左邻右舍凑拢来的；远道亲戚来了，家里无床安歇，就借被子打地铺，甚至安排到附近人家过夜。那种忙乱里的亲热毫无间隙，整个村庄成了一家人。

最先亮起来的是那盏汽油灯。在平日只点煤油灯的乡下，它算得上一件“神器”。天将黑时，有人取出来擦拭干净，灌油打气，划一根火柴，只听“嗤”的一声，一团白亮晃眼的火“嘭”地炸开，照得堂屋附近亮如白昼。灯光下，人脸上的皱纹、新棉袄的针脚都清清楚楚。那光不像电灯清冷，它带着“呼呼”声，温暖有力，是喜事中最亮眼的标记。

婚房的准备精细而充满憧憬。早几个月家里就请木匠打大衣橱、五斗橱，上了鲜亮红漆。墙壁新粉过，泛着青白的光。顶棚是用旧报纸扎起来的。我们小孩最爱仰头在密密麻麻的字句里寻找认得的字，那未来的新生活都藏在这文字的穹顶之下。门上喜联墨迹酣畅，“百年好合”比任何画儿都好看。

厨房前的院子是另外一番天地。借来的锅碗瓢盆沿墙根排开，围蓝布围裙的妇女笑着，手下却不含糊；切菜的“笃笃”声，洗碗的“叮当”声，进出厨房的“咚咚”声，是喜乐交响曲最扎实的伴奏。她们的手在冷水里冻得通红，脸上却漾着暖洋洋的笑。

这一切事务的总指挥称为“支客”，大多是处事妥帖、能说会道的人物。三日前安排全听他调度：谁掌勺烧饭，谁专管炒菜，谁烧开水，谁散香烟，谁上菜撤菜，谁催请客人，谁领人去新娘家……事无巨细，妥帖周到。连新娘到村口谁接，在哪个巷口烧寓意“节节高”的芝麻秸，新人在屋内如何行礼，都写在红纸上贴在堂屋墙上。

大人们三五一堆聊天，或扎堆打牌。小孩们的乐趣全在爆竹上。兜里塞满捡来的小炮，手里捏着燃着的香烟头，溜到门外“啪”地放一个，吓得同伴一跳，自己也哈哈大笑。汽油灯下我们追逐打闹，像一群不知疲倦的小狗。空气里硝烟的香气混着厨房飘出的肉香、菜香，还有人们哈出的白气，酿成独属于冬日的醉人暖意。

待鞭炮声响过，新娘进门，气氛达到顶点。“支客”开始道好，他每说一句，后面的人齐声应和“好”：“一看新娘头戴花”——“好”；“美丽贤惠又顾家”——“好”……吉言纷飞中，主人家撒出瓜子、花生、糖果，大人小孩哄抢叫嚷，热闹非凡。

许多年过去了。如今的喜事多在酒店办，流程精致，却总觉得少了什么。我常想起那冬夜的汽油灯，那橘色温暖的光照着院子里每张真切朴实的笑脸。光里有借来的桌凳，有帮忙的乡邻，有“支客”洪亮的吆喝，有我们满院乱窜的疯跑，更有那对新生活最本真的期盼。那一切，像一场遥远温馨的梦，封存在那个闲适安静的冬日里。